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 · 新加坡 7

黄孟文 主编

君盈绿微型小说

I 339.45
20122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
编辑委员会

名誉理事长/理事◎黄玉祥 / 沈克嵩 / 张兼嘉

顾问◎王润华博士 / 骆明

主 编◎黄孟文博士

副主编◎董农政

委 员◎希尼尔 / 艾禺 / 林高 / 南子 / 林锦

君盈绿微型小说

新加坡系列⑦

出版/发行◎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印刷◎玲子传媒印刷部

地址◎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电话◎ 65-62935677

传真◎ 65-62933575

电邮◎ info@lingzi.com.sg

网址◎ www.lingzi.com.sg

初版一刷◎ 2004年8月

定价◎新币 10.00 元

ISBN ◎ 981-4157-37-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Copyright © 2004 by Lingzi Media Pte Ltd & World Chinese Mini-Fiction Research Assn.

Printed in Singapore

总序

黄孟文

微型小说这种文体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新微型小说的产生与兴盛，则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新旧文体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迥然有异。新加坡是在70年代以后才产生这种崭新文体的。换言之，在新加坡，微型小说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三十年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何其短暂！

新加坡的华文微型小说能够在那“一瞬间”，从撒下种子到花叶盛开到果实累累，那未尝不是一个奇迹。从质与量方面去审查，在整个世华微型小说文坛上，新华虽然有点“后天失调”，但是它在这一方面的收获，却只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后（三个地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起飞，台湾略先），令人欣慰。新加坡在微型小说方面的发展，是否会有后劲不足的隐忧呢？

新加坡小国寡民，文风又不盛；但是它商业发达，人民生活极端忙碌，似乎可以成为微型小说茁壮的温床。而且，从事每一个行业的人，经过适当的磨练，都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微型小说作家。每个地区通常都会有它的文学特色，比如说香港，它也是一个商业蓬勃的通都大邑，但是它的通俗文学与专栏文学却能家喻户晓，自成一格。新加坡文学是否也可以在一些简短作品如微型小说、新谣歌词等方面与他人争一日之长短呢？它是应该有这个潜能的，如果大家都能够朝这个大方向去发展的话。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华微型小说非常昌盛，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可惜，近年来，它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些挫折，作品的总产量减少了，作品的质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以经济挂帅，精神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再加上新加坡近年来经济低迷，文学的大气候也没有什么改进，整个文学界萎靡不振。其实，现今，试问有哪一种文体是蓬勃发展的呢？比较上说，微型小说的发展毕竟差强人意。

欣逢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于2002年8月在马尼拉成立，也欣逢新加坡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总部并负责前两年的执行工作，我们在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玲子传媒、黄玉祥、沈克嵩、张兼嘉、王润华博士、骆明等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优先编撰和出版这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卷十本，以期为世华文坛贡献出一份力量。（这套丛书以后还会陆续出版下去）。希望它能获得各界的支持。

地球村内其他国家/地区的作家们，不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出版一套套的微型小说集子，共同为这种新兴的文体而努力。



2004年3月1日

阅 览



君盈绿微型小说

目录

香水	10
归	14
新居	20
相片	25
午后	28
早归	31
货色	34
昼夜	37
纠缠	40
水蛭	43
矿泉水	45
酸性饮料	49
咫尺天涯	51
母亲	53
老妈要出去做工	55
订婚	58
来洗脸的男人	61
Sunset 以前	65
墓草	67
出走	71
保释	74
红颜知己	76

稀有品种	79
游戏	83
婴眼	85
迎接未来	88
当时年纪小	90
离境室	94
淘汰	97
母女仨	99
芦苇花开	102
芦苇花	104
琪琪	108
洗车	113
陨石	118
情人节	120
谢谢……您记得	122
电话怎么还不响	125
等爷爷回来过生日	127
降书	130
阿姨相思	132
掌中	135
雨还在下	138

香水

“不晓得是谁家的花开了，那么香！”吃晚饭的时候，杨家老太说。

吃过了饭，一家人又是照例坐在电视机前。

杨太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似乎要找出那香味的来源。最后她得出了结论：“唔，一定是隔壁的邻居不小心打翻了香水，不然怎会到处都充满了香气？”

“嗤！”埋在沙发里的杨先生忽然爆出一声无法被齿缝关住的笑。

“你笑什么？”毫无心机的杨太太问。

“没有啊？我是看电视而已。”杨先生挺直了腰，才想妥了这样的答案。

莫明其妙！杨太太想。但是自己又没看电视，不晓得剧情如何？

她把全家人的脏衣服都收拾起来，丢到脏衣篮里，免得次日洗衣妇来了又呱呱叫。照例地，她把那些衣服的口口袋袋都检查一遍。当拿起杨先生那件衬衣时，那一缕缕几个钟头来缠缠绵绵的香味，像急着揭穿什么似的，直冲入她的嗅觉中。

哦！原来他拼命忍着笑。还不好笑吗？母亲说是别人的花香，太太说是别人打翻了香水。

哼！原来毛病就在他的衬衣上。

“杨！”她把衬衣提得高高地挡住他的视线。然后又凑到老太太鼻前：“妈，你嗅嗅。”

“哗，是啊，就是这种香，你几时也涂香水啦？”——老太太看着阿杨。

“妈，”他把腰挺得更直了，而脸也涨红了。“这是狄娜开的玩笑。”

“狄娜？”老太太朦胧的双眼，嵌满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狄娜是我的女秘书，刚才下班前，她要去赴一个约会，自己喷了香水，又开玩笑地洒了我几滴。”

“哦！”老太太继续看电视。唉！那老头儿多可怜，有孙不能抱，却得抱猫，唉！

女秘书？杨太太满腹的小说情节。这……不可能的，阿杨那么老实忠厚。再说，自己又不是那种以蓬首垢脸，迎着疲累归家的丈夫，或者怨着满腹唠叨的女人。

阿杨绝不是那种人。

* * * * *

她领着一对小儿女，东张西望于丝丝冷气的购物中心里。

碰到李太太，两人相约去喝茶。

咖啡座里，孩子们忙着吃多姿的冰淇淋。

她喝着酸柑水，李太太喝着那莫名其妙的味道混合起来的柠檬茶。

“你的身材还保养得那么好，你看我，糟透了！唉，人老珠黄啦！”李太太说。

她静静地欣赏着李太太的动作，才又轻轻地冒出：“你担心什么？”

“难说呢！不担心是假的，现在的男人！”

分手的时候，她脑际耳边缠绕的就是李太太最后这句话。但是，嗨，管它那么多，何苦庸人自扰？

* * * * *

这一天，杨先生才从外面开了门，杨老太的鼻子却反应得比他的脚步还快：

“怎么？那位女秘书又给你喷香水？”

杨太太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正看见丈夫一脸的紫红。

“妈，你开什么玩笑！”他很小心地望向厨房，却碰到太太满眼的质问。只得故作轻松地说：

“那位会计小姐海伦，听说狄娜买香水有折扣，就托她买啦，刚才她到我办公室来拿，不是当场实验一番啰！”

“真香！”

“妈，一瓶百多块，还不香呀！”

“啧啧，今天的女人，真是！”

婆婆说的是“今天的女人”，李太太说的却是“现在的男人”。杨太太的心里脑里翻滚着。晚餐桌上的色香味都变了质。也许那女秘书真是“今天的女人”，但是，但是阿杨绝对不会是“现在的男人”吧？！

“哪，你喜欢这种香味吧？”他把一瓶精致美丽的香水推到她眼前。

她停下刷头发的动作，从镜内怔怔地望着他。

“我？”猛然想起，自己是个从来不用香水的女人。

“这么贵，你买来做什么？”她马上抖出理家几年来所得到的吝啬本色。

“送给你嘛！我托狄娜买的，折扣三十五巴仙，不是很贵！”

她又是欣喜，又是爱惜地捧了那瓶香水，揭开瓶盖，马上，那缕缕新识却熟悉的香味，弥漫了房间。

结婚那么多年，是第一次，不需任何暗示，他自动送她礼物。但是，生日已过，结婚纪念日尚远，他送礼物，又有什么

名堂？

“下个礼拜我会到香港一趟，只是去一个礼拜，你们不用来送我。”

近几年来，杨先生出出进进于机场，所以杨太太也不当一回事，不用送也就不送。反正过两天人又回来了，何苦去表演那什么肉麻兮兮的分离？

哦，他买这瓶香水是为了赎罪呀？真是，从香港带一些礼物回来，不是更实际吗？

* * * * *

杨太太他们几兄妹，为了给母亲过生日，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想欢欢乐乐地享受丰富可口的晚餐，谁知才上了三道菜，孩子眼尖，一下子就看到另一个角落头：

“妈，你看，爸爸！”

这孩子，想爸爸想得离了谱。爸爸在香港呀！但是她顺着孩子的食指望过去，那不是杨吗？确确实实地，还有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

“是啊，那是姐夫，那女的我认识，是我同学的姐姐，叫狄娜，好像也是在姐夫那间公司做事……。”

“阿兰，你不是说阿杨去了香港？”母亲的眼睛望向她。她曾怨过新加坡太大，大得令她无从碰到昔日的同学。如今，她只觉得新加坡怎会那么小？阿杨啊……。

归

依照老道士三舅的指示，她在他的灵位前高高地点起两根灿灿的白烛。烛光昏黄地，在夜晚的宁静中，神秘地吐艳。就怕天亮啊！

三舅说：“他爱吃爱喝什么，你就照着给他办一些。”

他是爱喝酒的。如果不是酒，他又怎会丧命呢？

她缓慢地，从酒柜里拿出半瓶浓烈的“三点星”。她叫所有的烈酒为“三点星”。因为那是一个古老的标志。

“还喝还喝！你看你自己。已经喝得醉乎乎的了，还喝！”那一天凌晨两点，他踉跄着回来，一阵大呕大吐后，又抓起这一瓶酒来，往刺烧着的喉咙里浇。她才忍无可忍地抢了过来，还给他推了一把，肩膀撞在门框上，如今还在痛。

“那么……我明天……才喝。”话未完。他已呼噜呼噜地发着梦呓。

早知会出事，那个时候就不该拦他，让他去喝个够。免得如今看到这空了一半的酒瓶，心还在抽痛。

就快十二点了。得赶快把一切准备好。不然他来了，听到人声，他会过门不入。这也是三舅说的。

在他生前心爱的酒杯里，她倾注了浓浓的一杯酒。酒色映着烛光，更显苍凉。

她再到厨房里，把他喜欢的那几道菜，都一一地捧到桌子上。

然后，她燃起三支青脚香，静静地插在香炉里。插香的刹

那，蓦然看到香炉后照片上他那炯炯的眼神。

看着看着，眼泪就难以自禁地挂了一脸。看他那额头，天庭饱满，谁说不是大富大贵之相？而那对好像看透人世的眼睛，人家不是说那代表聪明吗？那对长长的耳朵，浑厚的耳垂，当初他祖母不是乐得直说这是长命百岁的象征？只是那嘴，稍微向左下角倾斜。四叔说的：“举凡患高血压的人，脑根断了，嘴角一定往下弯。他拍这张照片时，问题就产生了，只是他自己不知保重……。”

是么，是什么害了他呢？是他那从一出世就硬硬被接受下来的命运？是不完整的家庭？是我不会管教？还是他那自小养成的比任何人都臭的脾气？

“儿啊，心肝啊，七天了，七天了你可知道？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夭寿短命的儿呀……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忍心呀，你这不孝的……你来带走我吧……呜……呜……你来带走我吧……。”

在冷静的夜里，这断断续续的呜咽，这悲悲切切的呼魂曲，莫不令听闻的人心酸难禁。

“……早知你会这么短命，当初，也不必那么小心地呵护你、照顾你了……你这短命仔，你怎么也不体谅阿妈的苦心呢？第一年入你家门，嫁给你那老不死的父亲，第二年，你还没出世，我就开始漫漫的守着活寡，忍受着那老不死的三番两次的老拳，忍受着你祖母的刻薄，你那些婶婶们的嘲笑白眼……好不容易忍着，茹苦含辛把你养大，谁知道你先是不走正路，再接着却离我而去……儿啊，我心肝的仔啊……你在哪里，在哪里？”

声声呼唤，句句泪语，都足以裂肺撕肝，在那冷凝凝的烛光下，那一头白发，与墙上摇曳的影子融成一片，在空气里颤

抖。

“……那天早上，你赶着出门，我忙着给你添了一碗粥，喝下粥后你匆匆而去，谁知就……天啊！我为什么如此苦命？天啊！他还年轻，你怎么不放了他，你怎么不来领我去？……”

“……你走了，你真的没有牵挂，放心而去吗？他们都说，你含在嘴边的微笑和那好像睡姿一样安详的样子，应该是去得很安心。可是，他们为什么都那么狠心，不让我看上那么一面？他们怕我撞死在棺材边吗？你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不是会明白一个年老无依的老母亲的悲哀吧？他们同情我，但是他们了解我吗？我的心事，有几个人明白？我是无论如何要再看看你的；他们不让我看，我就先一头撞死在墙上。我唯一的儿子，他离我而去了，难道在他化成灰之前，我不能再好地看他一眼吗？我还有很多话要交待他呀！他们又是不是知道，天下母子的心原本相连，如果没有老母亲的善言交待，你又如何去的安心？孩子，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超前看你，但是他们左右挟持着，把我抓得那么痛，他们的心怎么那么狠呀？我终于挣扎着伸出我的手来抚摸你的脸，你的头发……，你的头发……孩子，你刚出世时，你一头稀薄的、染满血污的头发，如今还是这样稀薄，可是，怎么被风吹得那么凌乱？让阿妈帮你抚平它吧！孩子，原谅他们不知道你是个最爱整齐的人。你常说这是个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社会，所以，尽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你的外表还是得好好打扮一番的。也不错了，看，他们不是把你打扮得很好吗？孩子，你安安心心地睡吧，就像小时候，我每晚守在床边，看你入睡的模样。儿啊，你得好好记住阿妈吩咐你的话……儿啊……。”

凄凄烛影里，她的呢喃，她的泪语，她的呼唤，给这厅堂